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1 / 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八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八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雲崗選稿二十卷(二)

〔明〕樊用卿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樊燿刻本

東匯詩集十卷

〔明〕呂希周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三年呂端甫刻本

田叔禾小集十二卷

〔明〕田汝成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二年田藝衡刻本

玩芳堂摘稿四卷

〔明〕王慎中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九年蔡克廉刻本

雲崗選稿二十卷(二)

〔明〕樊用卿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樊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雲崗選稿

二十卷》提要

雲岡選稿卷之八

奏疏

奉使復命題知疏

題爲達禮制懷遠人以昭一統盛治事臣等恭
奉 欽命 詔諭朝鮮國王其國禮曹官以迎
詔儀注申呈臣等看得其中開載國王出郊只
鞠躬道左以俟 詔過無五拜三叩頭之儀迎
至開讀去處方行拜禮又其間無生員迎 詔
之文臣等語其禮官曰今天下迎 詔皆先於
出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然後至宣讀時自有
開讀之儀今汝國王迎 詔不先五拜是與天
下異禮也同一 天子之詔同一 天子之臣
而豈可有二禮乎 天子以天下一家之心待
汝國王汝國王行禮不宜獨異况 詔書初至
汝國王見 君之始尤不可不盡其敬至如生
員佩服孔子之教明人倫之道習禮觀化沐
皇朝文明之治乃不出郊迎 詔有是理乎汝
邦素稱秉禮之國乃不知 尊上之禮可乎與

之辯論反覆開諭數四其禮官具以臣等之言
啓知其國王越數日國王遣其禮曹官復來曰
自昔迎 詔之儀本國行之已久今聞 詔使
之言得禮之正敢不遵守乃易儀注改正增入
出郊五拜叩頭之儀生員俱令出郊接 詔至
其日行禮國人聚觀皆嘖嘖稱歎我 皇上文
教之遠禮制之達自開國以來未有如今日之
盛者也臣等看得國王李懌讀書知禮可道以
善每語以正理無有不從故其館曰慕華曰義
順其堂曰忠順皆明其向化尊 上之心識不
忘也宴會間拳拳以感戴 朝廷恩德爲言不
絕於口 詔書一至竭一國之人皆奔走供事
民雖老稚羸弱莫不扶杖往聽其尊 君敬上
之誠靡有止極矣傳曰見臣子之有禮於君父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臣等觀其國王尊敬
朝廷如此竊歎我 皇上一統之盛遠被遐方
古所謂王者無外良有待於今日矣臣等歸至
開城地方其國迎慰使刑曹判書鄭士龍等來

奎文八

王

集

言曰 詔使方出國門國王設大宴以饗群臣
無論崇卑俱陞一級仍令有司開科取士蠲釋
逋負免除征稅皆推 天子曠蕩之恩與一國
之人同樂此大慶也臣等益稱歎以爲賢竊惟
春秋之法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朝鮮國自我 朝洪武以來素秉臣
節朝貢不絕極稱恭順若不聞揚其賢以成其
美則何以彰善癉惡爲事君者之勸哉臣等愚
見竊謂 朝廷凡有禮制 詔告天下者皆宜
使之一體知悉不必別差官員遠涉外境每遇
聖節冬至元旦其國陪臣見在京師者或別
賜一勅與之領回則彼慕華向方之心益篤而
不渝尊君親上之誠益堅而不貳可以爲外國
事 朝廷之勸裔夷荒服將有所感發而興起
矣王者大一統之治孰加於此惟 聖明采擇
焉

奎文八

王

集

題遼東邊務疏

題爲陳邊務固邊疆以圖長治久安事臣等嘗

聞之詩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
靡及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然則爲使者非
徒以供職於外將以詢訪風俗敷陳治道入告
于王古之道也臣等奉 命詔諭朝鮮於遼東
地方往來經歷凡人情土俗安危利病見之頗
熟知之頗真竊惟遼東自兵變之後都御史任
洛總兵官馬永與二三守臣誓心協力保障一
方人心翕然思治邊境賴以寧謐雖古之鎖鑰
干城何以加焉至於休養生息之方保釐安利

卷之八

四

江甯

之要不可不講求而施行之臣等偶有所見不
敢緘默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施行則人心可
以久安邊方可以長治 陛下永無東顧之憂
矣爲此開立條件具題請 旨 一增築邊城
以備虜患臣等聞之備邊之要以守爲上守邊
之要以算爲先故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
勇守得其要則兵精算得其全則將勇查訪得
遼東地方自廣寧至開原舊有陸路不過三百
餘里洪武永樂年間海運邊儲船隻直抵開原

城下交卸今開原城西見有地名老米灣者是
也正統年間始立邊牆議者謂恃遼河之險故
沿河逆裏隨河之灣曲築壘設墩延長八百餘
里致將河套之中肥饒之地委棄城外爲寇賊
之資達虜南侵深入腹心無復忌憚諸墩臺瞻
顧不支渙散不一譬之四肢勢弱不能捍腹心
之患虜據其內我攻其外內外勢分且水草之
利可以經久非旦夕戰守之所能決也求以制
之不亦難乎正德年間達賊董爪束張加等連

卷之八

五

江甯

年入寇一日之間朝寇開原暮入廣寧自稱爲
神人神馬不知我中國所恃以爲險者彼先據
之矣虜賊得此舊路故一日之間可以得志攻
圍臺壘殺掠官軍開原一鎮幾於失守思之誠
可寒心今虜賊狡詐數倍於昔聞之邊兵云入
貢未遠寇盜已至且今次寇盜之虜即前日入
貢之人至於沿途騷擾驛堡需索酒食奪取馬
匹一不遂意則鞭朴之毒不勝苦楚遼人且謂
其入貢莫敢誰何臣等愚見切以達虜之患漸

不可長且西北有吉囊黠虜動連數十萬衆東北有朵顏三衛海西有朵魯旱水寇倘或連合而來將何以制誠不可不爲之慮也故古之善用兵者不恃吾有救亂之兵恃吾有以備之耳備之者守爲上戰次之算爲先勇次之有備則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而彼虜寇有先聲之懼將何所肆其惡哉竊謂自廣寧至開原舊路官司以時脩築爲便以八百里之兵力爲三百里之守則用力專以八百里之城垣守三百里之地則地形簡專則不分簡則易見地有餘利人有餘財兵有餘勇莽之上者也且今之沿河築墩本謂恃河之險也抑不知近河之地土脉鹹鹵平漫深陷近城十里畏賊騷動棄而不種雖有良田沃壤盡爲葦地矣且迺年春秋二季脩邊動調軍士不下四五萬名支給口糧不下二三萬石壞而復脩年復一年虛費行糧徒勞人力非久逸之長策也至於夏旱水淺則馳騎可越冬寒水結則揚鞭而過遼河之險與虜共

之聞之虜人舟楫網罟之利亦同中國安知其不恃乘舟之便而肆侵漁之志哉伏望 皇上俯從臣言 勅下該部仍查先年巡按御史李善所奏詳議事宜責之撫鎮巡按等官親至開原地方相度地宜動調夫馬脩築堡舍建立城垣布置防守其計算人夫工程應支口糧俱從彼處撫鎮巡按等官從長計議協力舉行臣等又訪得分守遼陽副總兵李景良開原叅將孫繼祖廣寧備禦高擢沉毅有謀威望又著此三臣者可以任是料理之責必其有成又聞虜人貪入貢之利自願助築邊牆倘乘此機會與之議定邊牆築完許其入貢酌量人馬多寡以酬其勞彼虜酋將踴躍用命矣前此撫按官亦議及此惜甲可乙否一齊衆楚竟爾無成失今不爲後將何及惟 陛下毅然行之則一勞永逸暫費永寧而 朝廷藩籬之固安於泰山矣一疏通水利以奠民居臣等竊聞水之在地中猶人身之血脉也血脉流通則氣體康強精神

完固少有壅滯則病矣水在地中何以異此竊見遼東一鎮地方千里其間雖有山海之限沙鹵之地沮洳下隰不可開墾其餘可耕之地頗稱沃壤使人力勤於耕作時其疏濬俾水利疏通不至壅滯則屯糧充實倉庫盈滿軍有餘糧人有餘積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何往而不可今平原易地疆界未明平岡深谷地形莫辨旱則赤地千里一望如焚澇則水流平地漫爲江湖一遇霖雨則麥田禾畝之中皆爲車轍馬迹之

卷八

八

地連綿百里鏟爲蹊徑瞪目直視束手無策傷殘稼穡實可寒心習玩旣久恬不知恤蓋由瀦洩不時隄備無術故無以資灌溉之利爲旱澇之備耳至如盤山高平沙嶺三驛地形尤爲高燥水泉尤爲亢竭居人三五成群坐守一壑泉脉微細待哺涓流以人之先後爲得水之次第坐待數刻僅得一餐時若亢陽作暵則將取冰於數十里之遠然則疏通導引之法誠不可以不講也臣等看得鎮城及屯堡等處見有低洼

去處水流成迹使少加疏濬或開濶丈餘或橫亘數里相其地宜觀其流泉務使遠近相接大小相通流入大河不致阻塞則東土之民安得不謂之樂土乎特以其平地漫坡任其消長少有霖潦瀾漫泛漲行者不可以涉耕者難於爲備無怪然矣所以然者良由遼東一鎮多係軍衛少立有司且無經國遠謀多爲目前近利是以其視官府如傳舍不復留念也伏望 勅下該部行令彼處撫按等官責令守巡二道如叅

卷八

九

議高登命事張九叙廉能素著幹濟有方臣嘗與之議慨然有任事之志使之親至各城堡去處坐委能幹官員相視地形高下分別界限中間又有溝壑可通者務令開濬以時疏通有法俱引入大河如或河流隔遠難以導引俱令疏導歸之下流如此則旱有所瀦澇有所洩而東土之人受 陛下之賜多矣 一議復海運以貽遠謀臣等嘗聞軍士之命存乎衣食飽煖之通存乎饋餉轉輸有法軍國攸賴訪得遼東地

連邊塞風土寒薄而帶甲十萬綿花布疋不能
自給取辦于山東由登萊海船運送風帆順便
一晝夜可達東遼旅順口每年給散布四疋綿
花稱是頗得實用近因正德初年該府具奏暫
罷令解折色每年給銀八錢置買較之原領本
色僅可當半由是布花多高貴之價軍士無飽
煖之需夫遼東 朝廷東輔軍士衣食不足何
以責其禦捍戎狄乎照得該府原題止爲風波
損壞船隻勞費營造而不知致覆溺者有故每

卷六

十

江

因空船回府見遼東木植賤多順爲貿易且駕
使之徒總攝之職不行用心亦或不保殊不知
風波之患不獨海運爲然而漕河近年安保無
覆溺之虞乎懲羹吹虀徒取目前之利而不計
遼軍之困非至公之見也臣等以爲海運之廢
興決在今日失今不舉終無可舉之日何也海
運道路與漕運不同其中有淺灘暗石可泊不
可泊之處難以槩論今幸而去廢運之日未久
而諳曉海道之人尚有一二存者過此十年則

其人俱亡雖有海道一經苟不得慣經久練之
手陳迹雖存何所指示嘗備訪于巡按御史史
張蓋苑馬寺卿馮時雍究其利害爲國家久遠
之圖念邊方苦寒之疾而登萊之海端不可以
不通者其見同也況今遼東金復海蓋四衛海
島中多有山氓無下數千餘家亦各有船往來
登遼貿易度活爲生先年逃匿難以拘束近已
服屬該衛出納山稅載在版籍可考也就令擇
駕官船轉運花布給以腳價編爲號數則彼無

卷六

十一

江

私通之罪吾有公輸之賞軍不爲之樂從乎又
查得原題 准查造海船而該部執稱正德七
年八年暫解折色以後俱是本色布花運送待
海船造完布花運到給與本色是海運未盡革
也據今已二十四年而船獨未造完乎此皆彼
此因循沉沒官吏之弊可勝言乎伏乞 勅下
該部查議施行則經濟之餘足食足兵而甲冑
之士得免無衣無褐之苦矣

薛文清公從祀議

奏爲從祀真儒以光 聖治事近該御史楊瞻
樊得仁題前事該禮部覆題奉 聖旨着臣等
人各上議者愚臣知識固陋寡於見聞 天語
下臨豈敢緘默臣謹按前禮部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薛瑄弱冠即知性理之學入仕懋著清修
之節議論平正心術光明歷官中外始終一致
黜無用之虛談爲有本之實學今觀其所著讀
書錄中多自得之論不爲鑿空之言誠士人之
領袖 昭代之醇儒也自 累朝以來諸臣建
議咸請從祀不爲無見論者謂其少有著述無
羽翼聖經之功臣請得而言之夫闡聖賢之祕
於理學未明之先則難爲功衍聖道之傳於理
學既明之後則易爲力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講
明理學發揮已盡後之學者不過守其已明之
說猶方員之準於規矩平直之則於準繩未有
能出其範圍之外者故論諸儒於有唐之前其
傳經之功不可誣論諸儒於有宋之後其釋經
之學在所畧何者創新獨得之見非口傳者所

能襲舊守成之訓雖間出心悟謂之全無所本
則不可也今章逢之士皆知誦法周孔然皆侈
浮誇之習長刻薄之風救其末流正當崇本故
循名不若責實脩文不若勵行講學不如任道
所以崇基本而隆治化也豈可徒取文藝之華
而畧躬行之實哉或又謂聖門從祀諸賢未有
無功而祀者臣又請得而言之夫孔門之從四
科十賢號稱高弟自冉求宰予而下已不能無
議與夫七十子俱得脩食於廟庭者爲其親受
聖人之教耳况漢唐以來傳經之諸儒其中猶
有可議者乎所謂有功於聖門者謂其有功於
斯道也然道豈易言哉民之彝物之則存之爲
聖賢之德發之爲聖賢之業者是也豈徒事言
語文字之間爲誦說訓詁之習曰道在是乎夫
以身爲教則行有枝葉以言爲教則辭有枝葉
謂著述之富而即信其有功於道臣未敢以爲
然也今使繩趨尺步儒服儒言學則博矣術則
工矣夷考其行則不齒於里閭不信於朋友謂

之見道可不可也若脩食孔庭者必求其如是
之人則將使世之所謂賢者但取其著述之富
習其口耳之文不求諸身心不察其實行而相
率效尤謂古之先賢亦若是而已則亦何益於
世道何補於名教其能厭天下之公論服後世
之人心哉臣愚以爲其人誠賢也雖不必於著
述可也其人誠不賢也雖著述之富夫何取焉
瑄之爲學以體驗爲全功以踐履爲實地其立
朝歷歷有奇節可紀如不求通於當路不謝恩
於私室是其守也辨民妻之寃省饑民之獄是
其忠也王振擅權公卿皆下獨瑄不往金英使
南京公卿皆餞獨瑄不與曹吉祥之勢公卿皆
屈獨瑄不拜是其介也慷慨就獄猶誦讀不廢
雖頻顛沛不以死生動其心是其勇也石亨等
竊弄威福知事不可爲入閣未數月即潔身以
去是其幾也至其好學之誠老而不倦其踐履
純篤造詣精深故其出處進退之間光明峻潔
不以老壯而易其操不以通塞而變其志孟子

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蓋
庶幾近之是亦孔子之徒也豈末學所可輕議
哉是宜褒進之以爲世勸使後之學者不爲無
用之空談而必爲有本之實學於世道豈小補
哉仰惟 皇上敦崇理學獎進儒臣以瑄之賢
而特允其從祀主張斯文實在此舉臣區區一
得之愚恐未盡事理伏望 陛下參諸群議斷
自 聖心賜之施行錄實行之醇儒作後學之
儀矩求至當歸一之論定是非取舍之極使享
祀重典允合公議則右文之治於中興有光而
學校之人才亦知所興起矣

雲岡選稿卷之八畢

雲岡選稿卷之九

記

政和范氏祠堂記

事親者生而事之沒而祭之葬於墓祭於廟古也祠堂以義起也古乎古者自天子而下至於士其立廟皆有等衰庶人祭於寢報本追遠人心所同者也先王所不廢也古之立廟者祭之於家者也祠堂者家廟意乎禮也亦古也其展親秩祀以嚴孝思一也其實同而名則異矣近

卷之九

於墓而爲之可乎家遠於墓則就家而爲之君子與焉取其意無失也墓近於家則就墓而爲之君子與焉取其意無失也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所以重本始廣孝敬示民不遺也倍死忘生者仁人所不忍也先王之治天下也要使人皆歸於厚而已耳夫欲人皆歸於厚非寓於思焉不能得也故通天下之情而立天下之典禮者思也情在於思其是也夫繫於思者情之至也人子於親欲盡志而不達欲盡禮而不

卷之九

及必於思焉發之寓思者所以緣情也緣情所以達禮也聖人豈以人情之思足以盡孝哉顧人之所以敦厚而不薄者恒自一念之機而不可遏者也生而相聚沒而棄之如途人然泛泛然不相值則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聖人以貴人情之思也使天下之人皆能思其親又能思其祖則家有遺風國有善俗而天下可平矣孰肯以薄爲道乎祠堂之立所以寓思也君子取焉政和范子叙構祠堂於先塋之側塋爲其祖妣葉孺人之墓而其父母附焉叙之言曰吾父母之養未之逮也而終身之哀曷維其已竊於古人之純孝而有志焉故扁曰終慕所以寓思也以明志也於乎范氏子可謂善思矣君子曰思其外不若思其內思其始不若思其終進德脩業者內也立身揚名者終也此思之大者也以是思貽其親則孝親之心益廣矣范氏子其是之務乎嗟夫使范氏之族人皆如叙焉可以勸矣使天下之人皆如范氏焉可以勸矣

范子敘字汝博學古之道者謁余於京師求爲記其事余遂爲之記

一經堂記

茶陵尹子元夫作一經堂屬余爲之記堂曷爲以一經名哉蓋昭武穆之大訓也余聞之元夫云武穆岳公嘗提兵過茶陵尹氏之先諱彥德者獨其師三日武穆悅甚謂之曰君義士也蓋亦以一經訓子孫以遺後人之慶耶後其孫伯正舉進士楊文節公爲之扁一經堂此堂之名

卷之九

三

黃

所由立也吾嘗論宋之武臣勇毅而有謀忠孝而知學者武穆一人而已當宋南渡時岌岌矣獨能以身殉國興滅繼絕奮然任天下之重誓與敵爲存亡其精忠炳義直可以質天地而感鬼神雖頻顛沛而其氣不衰觀其送張紫巖之詞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可謂備天下之大忠立天下之大節矣使其立朝而秉鈞軸則經綸之業寅亮於中戡定之才贊畫於外將見周鼎可復返於清廟之中而宋不獨爲偏安

之治而已蓋文武之全才也惜乎扼於權姦貴志以沒識者恨之或者謂公優於將畧而宰衡之器非其所長者是目論也未見其所試耳以是而論武穆猶陳壽之論孔明耳易之蹇蹇詩之匪懈書之篤棗春秋之復世譬公蓋身體而力行之究其學本六經猶有用之不能盡者而豈獨一經之用乎誦其詩讀其書則當知其人而論其世况親得於口傳面授者之子孫也耶然則觀其訓固當師其名顧其名固當思其義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史謂公忠孝出於天性此其所學之大者即堂之名以繹求其義用於家則爲孝子矣用於國則爲忠臣矣然則非堂之爲重也得武穆之名之爲重也元夫能繼前人之志振起於久廢之餘可謂繩其祖武而非如作室之乃弗肯堂者矣開諸門闢正路撤去藩籬直觀閭與徘徊仰止之間寧無惕然而興悠然而感者乎是爲記

卷之九

四

黃

雙峯書舍記

微之山幽奇峭拔以名稱者不下數十績微邑也邑之西有雙峯焉其一魁岸卓立氣象端重如我冠法服屹然雲霞之表其一則娟秀靜好冲淡閒雅如冶容靚粧即之可親而遠之可慕如揖如拱如黛如黥天日開霽則萬景獻媚陰雨晦冥則百怪雜沓是雙峯之所兼有也程君立甫書舍在其下面對二峯坐得奇勝蒼屏翠嶂不出指顧之間煙光嵐色近落軒几如曉雨初霽夕照方流撫景陶情逸興百出蓋收雙峯

卷九

五

黃

之景物盡在一室中矣余謂君書舍之立蓋不徒騁冥搜恣幽賞而已而義實有所取者易之大畜乾下艮上其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意何也蓋天至大之物也山而畜之於中則其所畜者大矣言君子積學之功亦如山之能畜而後可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學而不造於道不要其成得無與隳九仞者類耶詩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於高山之可仰則知景行之當法也山之義不足爲學者取

歟故於易之象而知積德之基焉於書之義而得進道之漸焉於詩之詠而得志學之的焉而又端凝鎮定觀其靜焉包荒藏疾觀其量焉蟠礴廣闊得其止焉雄峙域中歷萬古不蹶不崩得其久焉君子求端於山而於學也幾矣君嘗偕伯仲而講學於斯以雙峯爲號昔宋儒饒仲元氏亦號爲雙峯得非慕其迹而竊以私淑耶無亦則而效之是以比而同之耳夫學之所務者大而志之所期者遠推而進之雙峯之所造

卷九

六

黃

未極也未大也由雙峯之所造而益進之至於極而大勿自足而畫焉可也不然則局而止耳烏乎同之爲貴雖然君子之道譬如登高必自卑其序則然也君之志其亦與景行之仰者歟其亦務爲畜德而不虧一簣之功者歟信如是則君之所造必有大過人者吾又安能知之吾將陟其巔而盡其勝也已

建陽縣重建儒學記

建陽宋大儒舊邦文獻之傳其來已久學校之

遷歛惟舊矣舊址在交溪許狹隘弗稱宋紹興
中移建於護國寺則自朱文公蔡西山二大儒
始迄我 明成化癸巳又移於縣治之西隅失
前人改建之本意矣至正德癸酉復朱蔡二先
生所建之地則自巡按李公如圭始其顛末載
於林文安公舊記詳矣嘉靖甲午夏四月大水
學宮蕩圯無存六月巡按御史方公涯行部至
縣顧教諭章悅訓導陳玠黃濟憮然嘆曰育賢
斂才學校攸賴况從吾夫子之教又居大儒之

卷之九

七

黃

邦顧令其廢壞若此而可乎玠與分守叅議歐
陽公必進分巡僉事楊公麒協謀新之於是取
材於山伐石於野鳩工於衆技役民於農隙資
費於寺租諸藝並與公私無擾令知縣朱默綜
理其事於門之外作泮池於堂之後建尊經閣
於殿之後建啓聖祠其右則立講經堂翼以號
舍四十楹其西則習射之圃學門之外逼近溪
水石欄其外以捍護之倉庫庖湢之屬秩然具
備興工於仲冬己酉逾月而落成計其費千緡

蓋其備之有素故作之匪艱而成之易易也於
是吾夫子之宮煥然如日之中天而莫不見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矣諸君起廢之功顧不偉哉
余惟春秋於延廡南門雉門兩觀之類凡有興
作皆謹而書之譏其失時而疲心於守國之末
務也其有不可已者聖人得無取焉夫爲治以
求賢爲務得賢以養士爲先學校養士之地治
化之首事也可謂國之末務也乎玠魯僖公之
脩泮宮國人頌之是以國之大政大教急所先

卷之九

八

黃

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士之生是邦者其師資
之道夫豈待於外而得之玠孟子所謂一鄉之
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
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今天下
之善士萃於一鄉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
者莫不興起也諸士子誦其詩讀其書尚論古
人之心於千百載之上則所謂尚友之志不出
於其鄉而得之固不必遠有所慕而他有所求
也昔宋盛時稱濂洛關閩之學而吾閩爲最盛

安知百世之後無復有斯人出任斯道者耶道固無遠近古今之異也神而明之存乎人耳今道固在也學固在也由濂洛關閩而鄒魯洙泗以鳴我國家文明之盛司教化者不能無望焉諸士子尚勗之哉尚勗之哉

富陽縣重修儒學記

養士於學校古也古先聖王莫不務焉我國家當戎馬倥傯之餘卽立學校設科目以羅賢才維持治道其敦教化急先務貽謀之遠其意

本卷九

九

至矣富陽縣舊有儒學創自國初至弘治初稍移於西歷有年歲然以其地臨大江之濱每洪水泛漲輒被淹沒重以風雨震凌齋廡垣墻悉就傾圯門堂廟寢至不可支嘉靖九年杭州推官劉君商霖見之憮然曰學校之地鞠爲榛莽將何以秉虔妥靈以率先多士是吾責也與教諭陳朝規氏謀新之申其議於巡按御史李君子健提學副使汪君希周皆曰吾責也於是議者欲緣是改遷於小隱山之陽山有葬地必

夷人之墓而後可衆言蠅興淆不可制問之則曰科第之利也諸君瞿然曰脩學校而至於夷人之墓爲之吾弗忍矣孰有如仍舊之善者乃復議於李君君曰然亟行之無改圖焉下其議於知府婁君存仁命劉君經畫之議定巡按御史王君行之繼至議亦協遂命富陽主簿古璇督理之知縣方君舟責成之費公帑九百餘緡乃仍其舊址而崇之高四尺移文廟於前十六丈翼以兩廡樹以戟門門之左右立名宦鄉賢

本卷九

十

二祠前鑿小池石梁其上又前而爲櫺星石門門之前賢民居而闢之俯臨大江立石表於江溪表曰仰聖興賢示教道也下聯石級廣二丈有六長倍之有半便登舟也左建儒學大門進爲聚英之門又進而爲樂育之門又進而爲明倫堂堂之左右建興賢達道二齋堂之後創教一亭亭之東有隙地闢爲射圃亭其中曰觀德東西並號房二十楹以至庫廚庖湑倉舍之屬各有定所繚以周垣規制大備矣粵十二年冬